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Rainbow

虹

【全译插图本】

【英】劳伦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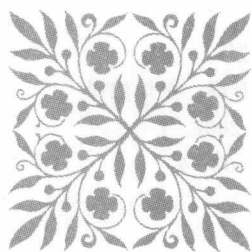
蔡春露 王煊焯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1561.45

410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Rainbow

虹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虹/(英)劳伦斯著,蔡春露、王焱焱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354-2403-7

I. 虹… II. ①劳…②蔡…③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6557号

责任编辑:曾莉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6.25

版次: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76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21.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The Rainbow



The Rainbow

David Herbert lawrence





导 读

《虹》与《恋爱中的女人》是姊妹篇，这两部小说代表了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虹》以家族历史的形式，叙述自耕农布朗文一家三代人的变迁，体现了三代人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表达了作者通过完美的两性关系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进而改造社会的思想。

《虹》的开篇以牧歌式笔调，描绘一幅英格兰中部的田园风光。汤姆·布朗文一家祖祖辈辈在农场生活，老汤姆有四儿二女。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汤姆身上，但小汤姆在学业上无能，只好回到农场，继承父业。受母亲的影响，小汤姆对未知世界充满渴望，二十八岁时与一位流亡英国的波兰寡妇莉迪娅邂逅，一见钟情。他们的婚姻虽成功，但文化与心理的差异使他们时时激起爱恨交织的火花。最终，两人都把婚姻看作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过起了与普通人一样的小康生活，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安娜身上。

生活在农场里的安娜觉得在这个有无形国界的小小理想王国生活几乎要窒息，城里的堂兄威尔的到来给她展示了广大的文化世界，帮她开始了解和掌握社会之道。两人婚后曾继续于两性生活，仿佛远离现实生活，成了埋葬于黑暗中的种子。后来他们逐渐游离出来，越来越不满足，想知道两性之外还有什么。两人对宗教、人生意义的看法

出现分歧，婚姻生活便开始充满斗争和痛苦。威尔在家中顺从安娜，放弃了自身的发展；安娜则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让家庭琐事消磨自己对理想世界的渴望。与父辈相比，安娜与威尔在探索两性关系和理想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后来他们放弃了努力，又把对理想世界的探索寄托在第三代——厄秀拉身上。

厄秀拉是小说中最彻底的追求自由的叛逆女性形象。厄秀拉在乱哄哄的家庭中长大，她讨厌庸俗不堪的母亲，也不理解父亲的自我封闭。她想冲破考思塞的狭窄生活圈子，摆脱那些狭隘之人，去寻找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后来，她与流亡英国的波兰贵族（外祖母莉迪娅的朋友）之子安东·斯克列本斯基相遇，安东把外界的信息带进考思塞，从而吸引住了厄秀拉，于是两人热恋了。这一时期也是厄秀拉对理想的痛苦追寻时期。厄秀拉在中学毕业后当上了小学教师，但她不满那种压抑人性，冷酷与残忍的教育方式。两年后她进入大学，又觉得大学是“旧货商店”、“蹩脚车间”，一味“追求物质利益，把人培养成无情无义，机械地按照某种强加的制度来进行工作的东西”。从此她无心读书，一心扑在与安东的恋情上，于是与安东又发生很多灵与肉的冲突。然而，安东一味遵循英帝国政策，自以为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应该贡献出全部身心去实现和执行社会意志。他参加了英国对南非发动的殖民主义战争，后来又希望去印度做统治阶级。厄秀拉认清安东是没有主见，没有是非观念，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机器后，毅然与他分手。最终，厄秀拉历尽艰辛并经历流产后获得了脱胎换骨后的新生。她凝视天上的一道彩虹，遐想着美好的未来：“她知道，那些身覆硬壳，独自在世界的腐败表层爬行的贱民们仍然活着；她知道虹已弯弯地扎根在他们的血液中，并将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震颤着苏醒过来……她在这道虹中看到了大地崭新的建筑，那些陈旧腐朽、不堪一击的房屋、工厂被一扫而光，由生机勃勃的真理构建而成的世界拔地而起，呼应着苍穹”。

虹，这大地上的新建筑是一种有别于腐朽的旧制度的新秩序，是

人们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文明。劳伦斯以虹作隐喻，表达了建立和谐的男女关系的希望之桥的渴望。在劳伦斯看来，只有和谐的两性关系才能医治工业文明压抑下的多种病症，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虽然劳伦斯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面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残酷摧残，劳伦斯倡导人性的复归，通过改善两性关系以挽救人类社会，找回生命力的理想，是难能可贵的探索。

《虹》是劳伦斯的创作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由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过渡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作品画面宽广，弥漫着浓郁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气息，充满象征和隐喻，诚如劳伦斯所承认的那样，“《虹》几乎是用另一种语言写的”。因此这部小说需要读者用心去感受和体验，追寻劳伦斯探索理想世界的心灵足迹。



目 录

1

导读	1
第 一 章 汤姆·布朗文娶了一位波兰太太	1
第 二 章 他们在玛什农庄生活	43
第 三 章 安娜·伦斯基的童年	74
第 四 章 安娜·布朗文的少女时代	90
第 五 章 玛什农庄的婚礼	124
第 六 章 胜利者安娜	135
第 七 章 教堂	187
第 八 章 孩子	200
第 九 章 玛什农庄与洪灾	227
第 十 章 拓展的视野	248
第十一章 初恋	271
第十二章 耻辱	325

第十三章	男人的世界	345
第十四章	延伸的生活	407
第十五章	欢悦中的痛楚	422
第十六章	虹	481



1

汤姆·布朗文娶了一位波兰太太

(一)

布朗文家族世代在玛什农庄生活。在这片草地上，伊尔瓦斯河蜿蜒流淌过桤木林，把德比郡和诺丁汉郡分开；在两英里之外的小山上，一座教堂的塔楼矗立着；这座小村镇的房子仿佛匍匐在山坡上，使劲朝教堂塔楼靠拢。每当布朗文家族的人在田里劳作时，只要一抬头就看见伊克斯顿教堂的塔楼伸向广阔的天空。因此，当他低头耕作时，总意识到远处有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悬挂在上方。

布朗文家人的眼睛总流露出一种特别的神情，好像他们正热切期待什么未知的事情。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总是沉着应付，那期待与自信的眼神，仿佛要继承什么似的。

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头发金黄，讲话慢条斯理，缓慢而又率直地表露自己，喜怒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高兴时，蓝眼珠闪闪发亮；愤懑时，怒目圆睁；那眼珠的颜色变幻莫测，就像天气变化时的天空。

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肥沃土地，又毗邻一座新兴的城市，似乎淡忘了在贫困境地生活的情景。但他们还不曾富裕过，因为孩子接二连三出生，祖传财产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分配，不过在玛什这地方，他们总是很宽裕的。

所以，布朗文一家人忙里忙外、努力耕作，为的不是担心受穷，而是生活本身的需要，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缺钱花。他们也从挥霍。他们会珍惜每一分钱，出于天性，即使苹果皮也不乱扔，总拿来喂牲畜。他们觉得时序周而复始，永不休止，他们感受到盎然的春意，生命的潮流永不能遏止，它年年岁岁把种子撒在大地，种子又孕育着新的生命，抽根发芽。他们知道天与地的交融，大地把阳光吸进五脏六腑，白昼吮吸了雨露，秋风把一切变得光秃秃，鸟巢也无法掩藏。他们的生活与大自然关系密切，他们触摸土地的脉搏，那土地敞开胸怀，让他们耕耘播种；犁过的土地变得光滑柔嫩，溅起的泥巴紧紧粘住他们的大腿，仿佛想要紧紧附在他们身上似的。庄稼收割了，土地变得坚硬而冷漠。新栽种的麦子柔软而又有光泽，随风摇曳，滑过他们的肢体。他们握住奶牛的乳头，轻轻地挤着，感受到奶头血液的搏动，奶流出来了，乳头上血液的搏动和人手的脉搏是那样的合拍。他们跨上马背，感觉两膝之间仿佛夹着某种生命。他们给马套上车，手握住缰绳，随心所欲地驾驭着。

秋天来了，鸬鹚呼啸着穿过天空，成群的鸟儿像喷出的水花掠过休耕地，白嘴鸦出现在有水汽的灰色的天边，边飞边呱呱呱一直叫到冬天。男人们坐在壁炉边，而女人们则自信地忙碌着。男人们的身体，尤其是四肢，散发出牲畜、土地、作物和天空的气息。他们因为一天的辛勤劳动，血流迟缓，思维停滞。

女人们却不一样，这种血的相亲也使她们昏昏欲睡：小牛犊吮着乳汁，母鸡带着成群的小鸡跑着，小鹅在手掌上颤动着嘴巴和脖子，把喂给它的食物咽下。但女人们越过这农家生活沸腾但盲目的感情交流，向往着外部会说话的世界，她们感觉到那个世界的嘴巴和心灵在说话，向她们召唤着，她们听到远处的声音，她们竖起耳朵倾听着。

对男人们来说，土地起伏着，划出道道犁沟，风儿吹干麦子，刚长出的麦穗迎风摇曳就够了；他们只需照料好正产崽的母牛，或把老鼠赶出谷仓，或用手狠狠敲断兔子的背部就行了。他

们清楚体内流动的血、大地、天空、牲畜和绿色植物是温暖而有生命力的，也有痛苦和死亡，他们与这一切都有着感情交流，他们生活充实，虽然超负荷地劳动着，但精神饱满。他们的脸总是转向生命的激情，凝视着太阳，出神地注视着这生命的源泉，无法再转向它处。

女人向往的是另一种生活，一种超越血的相亲的生活，她的房屋周围是农舍和田野，可以望见大路、有着教堂和庄园的村庄和远处的世界。她眺望着远方的城市、政府和充满活力的生活。这是神奇的土地，秘密可以被揭开，愿望能够实现。她的视野扫向远方，在那里男人们占统治地位，富有创造力，他们会抛开耕作的激情，去发现远方世界，扩大自己的视野，享受更多的自由。而布朗文家男人们的视线是向内的，只关注眼前充满活力的耕作生活，这种生活激情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永不凝固。

女人站在门口凝视着远方，望着远方世界男人的一举一动，而丈夫则往后望，他的眼里只有天空、庄稼、牲畜和土地。她睁大眼睛，想发现男人是如何为知识而奋斗的，她极力聆听他们在成功时说些什么，她内心最大的愿望是能听到远方未知世界的边缘正在发生的一场战斗，并且她很想知道，如何成为那场战斗的主角。

在家乡附近的考思塞就有一个牧师，他说的是另一种神奇的语言，举止比一般人更文雅。她意识到这些，但这是她渴望而又不可及的。牧师生活的世界是她家男人无法企及的。她很清楚自家男人：精力充沛，行动迟缓，体格健壮，有男子汉气概，但是太随便，太土气，反应迟钝，没见过世面。牧师在她丈夫边上虽然显得黝黑，干瘪，矮小，但思维敏捷，见多识广，这会使那和蔼快活的布朗文显得愚笨和土气。她了解她的丈夫，但对牧师的性格却一无所知，正如布朗文有驾驭牲口的能力一样，牧师有驾驭她丈夫的能力。是什么使牧师能超越常人，就像人能超越动物一样呢？她希望能过上像牧师那样的高尚生活，如果她自己不能，那么她的孩子应该能吧。是什么使一个人身体看似矮小、瘦

弱，而实际却强壮无比？就像人在公牛旁显得矮小、瘦弱，但又比公牛强大。这与金钱、权力和地位无关，牧师有什么力量超越汤姆·布朗文？——没有。然而，如果让他们赤手空拳生活在孤岛上，牧师将成为主人，因为他的精神超越汤姆·布朗文。为什么？为什么？她得到结论，这是知识的巨大作用。

牧师够穷的，称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但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一些上等人。她看着他的孩子们出生，看着他们在母亲周围摸爬滚打，他们跟自己的孩子已经截然不同。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不如他们呢？为什么牧师的孩子就绝对比自己的孩子优秀呢？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占了上风？这不是金钱，也不是阶级所能决定的，她相信这是教育和经历的结果。

母亲希望给予孩子的正是教育，正是这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自己的孩子才能过上高尚的生活。她的孩子，至少是她心中的孩子所具有的资质，完全有能力同这里有地位的人一样，不能把他们埋在干苦力的人当中。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一辈子就该默默无闻，被扼杀呢？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自由到处去活动？他们怎样才能进入那更美好的，更富有活力的生活圈子里去呢？

雪利府第的一位乡绅太太激发了她的想象。那太太常常带着她的小孩子来考思塞教堂，女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海狸毛领斗篷，戴着精致的帽子，母亲则像一朵冬天的玫瑰，美丽而娇艳。是什么使那位哈代太太那么迷人，光彩夺目，而布朗文太太却没有这种感觉呢？哈代太太与考思塞普通妇女的气质到底有什么不同？她身上有什么她们所无法企及的？考思塞的妇女们热衷于谈论哈代太太和她的丈夫、孩子、客人、衣着、仆人以及她的持家能力。雪利府第的太太是她们生活中的梦想，她的生活是她们追求的目标。她们憧憬着哈代太太的生活，将她视为激发她们生活热情的史诗。她们闲聊着她那酗酒的丈夫，绯闻不断的弟弟，还有她的朋友，本区议员威廉·本特利勋爵，她们上演自己的《奥德

赛》，有自己的潘尼罗帕^①、尤利西斯^②、塞瑟^③、猪和那无穷无尽的网。

因此，村里的妇女们是幸运的，她们仿佛在庄园太太——哈代夫人身上找到自己，每个人从她身上得到一种满足感。在玛什的布朗文太太也渴求超越自己，向往那更为淑女的生活，那更高形式的生存方式，就像一位旅行者自我陶醉地述说着那远方的国度。为什么那遥远的国度会使一个人的生活与眼前的生活不一样，使它变得更美好，更壮阔？为什么人比为自己服务的牛和其它牲畜优秀？这道理是一样的。

在她的诗歌中，男人的角色总是由牧师、威廉勋爵这些瘦削、热情、行动超常的人扮演的，他们驾驭着更为广阔的田地，他们生活的阅历更丰富。她强烈地了解、接触那有思想、有理解力的男人。村里的女人也许更喜欢汤姆·布朗文，跟他在一起更自在，然而她们的生活中如果少了牧师和威廉勋爵，就如同被砍去抽芽的主茎，她们将变得心情沉重，毫无想象力和怨天尤人，只要心里有着对外部世界的憧憬，她们就有继续前进的动力，不管命运如何。哈代夫人、牧师和威廉勋爵都在她们难以企及的美好世界中生活，考思塞的人们都能亲眼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动。

(二)

大约在1840年，在玛什农庄的草地上开凿了一条运河，把伊尔瓦斯山谷新近开发的煤矿连成一片。运河一边高筑的堤岸倚着田野延伸，运河流经农场，到达大路时，穿过一座笨重的桥。

玛什农庄就这样与伊克斯顿镇隔开，寓居在小小的山谷底。

① 潘尼罗帕：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忠实妻子。——译者注

② 尤利西斯：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译者注

③ 塞瑟：希腊神话中的女妖。——译者注

山谷一端延伸到灌木丛生的小山，另一端连接考思塞教堂的尖塔。

布朗文一家也因为耕地被侵占而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一段时间以后，在运河的一端又有一座煤矿被开发出来，不久，中央铁路穿过山谷直至伊克斯顿镇周围的山麓。至此，没有一处免受侵犯，小镇迅速发展起来，布朗文一家人忙于生产小镇生活用品而变得更为富有，他们几乎成了商人。

玛什农庄偏寓运河堤岸古朴、宁静的一边，仍如往日一样僻静与原始。在阳光明媚的山谷里，河水缓缓流过挺拔的桤木林，树林中的一条路经过布朗文家的花园门口，路的两旁长满了桤木。

在花园门口，透过运河幽暗的高架渠拱道往右边的大路望去，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座煤矿山，再远处是一些杂乱无章地贴在山谷上的简陋的红房子，更远处是镇上烟雾缭绕的小山丘。

农场恰好躲过大门外这文明的冲击。一幢房子孤零零地立在大路边上，一条笔直的花园小径可通到这儿。春天，小径两旁盛开着绿叶黄花的水仙，房子周围开满了丁香花、绣球花和女贞子，整个房舍仿佛掩映在花丛里。

离房舍周围两三码远是杂乱的棚子，紧挨着最远处墙角的是一个养鸭池，白色的羽毛四处飞扬，有的粘在土筑的岸上，带着泥土的羽毛飞到运河堤岸下面的草丛和荆豆丛上。运河堤岸筑得高高的，像一座城墙似的。因此偶尔有人经过，他的剪影就如一个人牵着马在空中行走似的。

起初，布朗文一家人对周围的喧闹惊诧不已，那流经自家土地的运河使他们觉得自己像异乡人，光秃秃的土岸像把他们封锁起来似的，使他们惊慌失措。当他们在田野里干活，听到现在已不陌生的堤岸传来卷扬机有节奏的隆隆声时，一开始他们大为吃惊，但后来渐渐地感到习以为常了。当火车尖厉刺耳的汽笛声在耳畔响起时，他们既惊喜又恐慌，仿佛宣布某种遥远的东西正向他们逼近。

当农民从镇上赶集回来时，他们会看到一队皮肤黝黑的矿工从矿口鱼贯而出。当他们在田野上收割时会闻到西风吹来的淡淡的硫磺味，他们知道那是焚烧矿渣的味道。十一月份，当他们拔萝卜时，会听到空卡车行驶在路上时发出的哐啷哐啷的声音，他们仿佛看到远方正在进行着的某种活动，心里便跟着一起一伏的。

这时期的阿尔弗莱德·布朗文已经娶了一位希腊姑娘，她父亲绰号叫“黑马”。她苗条，漂亮，皮肤略黑，说话古怪诙谐，因此她说的即使是刻薄的话也不会令人伤心。她性格奇怪，爱发牢骚，但实际上她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当她吊起嗓门，对她丈夫或他的同伙喋喋不休发牢骚时，他们只会感到好奇，觉得她讨人喜欢，虽然有时候也动怒，对她不耐烦。她总是大声地对她丈夫唠叨，那平稳、舒坦和奇特的声音使他心里暖洋洋的，他会油然而生一种男子汉的骄傲和胜利，即使他正羞愧地皱起眉头。

每当这时，布朗文总是在一旁憨笑，挤眉弄眼，像是被宠坏的造物主一样。他心平气和地做着自己的事，对她的牢骚一笑置之，有时用一种逗她的语气为自己开脱，听任自己的天性，有时被逼急了，也会吓唬她，一连几天闷闷不乐，使她伤心，此时她总会想尽办法来安慰他。他们好像是独立的，互不了解，但实际上又是连在一起的两个不同个体，就如地上的连理枝一般。

布朗文育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很早就当水手去了，此后杳无音讯。这以后，母亲更成了家庭的中心。二儿子阿尔弗莱德沉默寡言，但深得母亲的宠爱，他被送到伊克斯顿学校去了，有了点进步。尽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但除了绘画外，他在其他学科长进不大，只懂得一些基础知识。对绘画的特长是他惟一的希望。他对每样事情都抱怨，强烈地抵触，经过几番尝试和变换工作，他的父亲斥骂他，母亲也对他绝望了，最终到诺丁汉的花边厂当一名打样工。

他仍然憨厚老实，有点笨拙，讲话还时常带有浓重的德比郡口音，但他用心工作，想在城里站稳脚跟，结果他因设计了精美